

《聯合文學》
當代觀典

林水福 賴明珠 藤井省三 專文推薦
向陽 李永熾 李爽學 邱若山 聯名肯定

村上狂完全必備手冊

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



張明敏◎著

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

/張明敏著

初版 --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9.11〔民98〕

276面；14.8×21公分 -- (當代觀典：23)

ISBN 978-957-522-854-5 (平裝)

1.村上春樹 2.文學評論 3.翻譯 4.日本

861.57

98017611

023

當代觀典

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

作者 / 張明敏

發行人 / 張寶琴

總編輯 / 王聰威

叢書副總編輯 / 杜晴惠

叢書副主編 / 蔡佩錦

視覺總監 / 周玉腳

助理美編 / 林佳瑩

實習助理美編 / 劉修齊

校對 / 張明敏 蔡佩錦

法律顧問 /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 /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 / (02)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傳真 / (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 / 17623526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109號

網址 / <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 /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231)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 (02)29178022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出版日期 / 2009年11月 初版

定價 / 380元

copyright © 2009 by Ming-Min Cha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原博士論文題目為《村上春樹在台灣的翻譯與文化翻譯：1985-2008》

村上春樹文學 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

The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Translation of
Haruki Murakami in Taiwan

張明敏／著

Chang, Ming-Min

推薦序

- 004 特殊背景最好的人選 林水福
006 以中文讀村上春樹的可能性 賴明珠
008 趣味的臺灣村上接受史 藤井省三
-

研究緣起與基礎

- 011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定位
030 第二節 理論基礎
041 第三節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日本翻譯文學在臺灣：1945 年以後

- 043 第一節 戰後臺灣之翻譯文學的生成概況
052 第二節 戰後臺灣之日本翻譯文學簡史及主要熱潮
087 第三節 村上春樹的主要翻譯者：賴明珠
-

第二章 村上春樹在臺灣的文學翻譯：1985-2008

- 107 第一節 1985-1989：「100% 女孩」與《娜威的森林》的誕生
122 第二節 1990-1994：正式獲得版權及最後的盜版
128 第三節 1995-1999：村上春樹的森林結實纍纍
136 第四節 2000-2004：賴明去東京見村上春樹
142 第五節 2005-2008：多元化的村上春樹翻譯文學

151	第三章 村上春樹在臺灣的文化翻譯
152	第一節 臺灣的村上狂與村上迷
170	第二節 村上春樹現象與臺灣的後現代
183	第三節 臺灣的村上春樹評論與研究
200	第四節 村上春樹在臺灣的命運曲線
<hr/>	
207	第四章 《挪威的森林》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翻譯
207	第一節 誤譯與誤讀：從 <i>Norwegian Wood</i> 到《挪威的森林》
214	第二節 《挪威的森林》的臺灣翻譯版本
224	第三節 《挪威的森林》的讀者接受與文化翻譯
240	第四節 臺灣版《挪威的森林》相關譯文比較
<hr/>	
251	第五章 村上春樹翻譯文學與華語敘述的改寫／重寫
251	第一節 「翻譯·改寫」與文學系統
263	第二節 村上春樹文體與賴明珠文體
279	第三節 村上春樹翻譯文學與臺灣文學
<hr/>	
292	後記
294	引用書目
<hr/>	
321	附錄一 臺灣之村上春樹翻譯文學作品表
327	附錄二 臺灣之村上春樹相關評論報導等
373	附錄三 臺灣之村上春樹相關博碩士論文

【推薦序】

特殊背景最好的人選

林水福

(興國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004

碩博士論文皆以村上春樹為對象，到目前（2009年10月14日）為止，明敏應是第一人。

那年（2002）我轉到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任教，明敏考進碩士班。大學讀的是教育哲學，與日文無關，在美國待了六年，拿了個碩士學位，也擔任過電視臺的翻譯工作，這樣的背景跟一般學生大不相同。

碩二時，明敏來找我，要我擔任她的指導教授，幫她想想論文題目。由於有良好的英文背景，我建議她以村上春樹為對像。我考量的理由是，臺灣日文系學生雖然也有人研究村上，但一般而言，不會從村上與英文或者美國文學的角度切入。研究村上的人都知道村上喜歡美國文學，常自己翻譯，文體也類似英文，甚至有些日文是英文的翻譯，而不是傳統日文的說法。第一部獲獎小說《聽風的歌》是先用英文書寫再翻成日文的。後來村上翻譯出版了整套的雷蒙特文學集。村上與英文、美國文學這一區塊，需要有人經營，我想明敏是最適當的人選。

因此，明敏的碩士論文主要探討村上與美國，村上小說英譯在美國的回響。

博士論文重點在於探討《挪威的森林》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翻譯，同時也贊同、大聲呼籲應把翻譯文學視為國家文學，而非外國文學。當然，對於臺、港、中幾種《挪威的森林》譯本也

有深入的比較，和個人的看法，這些都值得喜歡或研究村上文學的人士細細品嚐。當然，明敏也有不足的地方，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身為指導教授，希望明敏對村上的研究能繼續下去，加長縱深並擴大寬廣。然後再研究同時代的其他作家。

【推薦序】

以中文讀村上春樹的可能性

賴明珠

(知名翻譯家)

006

明敏和我因為村上春樹而認識。我翻譯村上春樹，她研究村上春樹。

我發現明敏不但日文好，而且英文也好。她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哲學碩士，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的應用日語碩士。這樣的英日語雙碩士背景，使她的視野寬闊許多。

而且她在研究之外，自己也實際從事翻譯。她譯了藤井省三先生的《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又翻譯了錢德勒《漫長的告別》日文版村上春樹的譯後記。從日文譯成中文。一方面對加深村上春樹的理解幫助很大，一方面對翻譯工作也有實際的體認。我相信這在某方面加深了這篇論文的扎實基礎。同時也使得這篇論文增添了一些繁茂的枝葉。不僅能供研究者參考，也能供一般讀者閱讀。

我和明敏一起去東京大學參加「東亞與村上春樹」的座談會，一起去拜見村上春樹。會後一起去逛書店。我發現明敏很認真，也很勤快。

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我們交換了一些意見。同時她也勤快地訪問了許多出版者、編輯、譯者、作家和記者。

偶爾我會讀到有關研究村上春樹的論文。有些提到翻譯上的問題。日語系的論文所關注的重點多半放在「文法上」、「語義上」、「文體上」的討論。有時讓我想到為什麼不從文本的「氣

氛」、「調子」、「節奏」和「特色」等方面研究呢？

這篇論文則是從比較文學的觀點出發的。

007

讓我重新思考以中文閱讀村上春樹作品所衍生的各種可能性。

【推薦序】

趣味的臺灣村上接受史

藤井省三

(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

008

一九八五年八月，賴明珠小姐在《新書月刊》發表的村上春樹作品中文譯文，是全世界最早出現的村上作品外文翻譯。爾後，從《聽風的歌》到《1Q84》，臺灣出版的村上作品翻譯數量已達全球之冠。臺灣人可說是全世界最投入的村上書迷。

村上春樹曾接受《聯合文學》的專訪，刊登於一九九三年一月號，此後不時在臺灣的媒體表達出自己對東亞的深刻關切：他喜歡閱讀魯迅，對他而言「中國」是重要的印記……。二〇〇六年二月，《中國時報》連載兩天〈村上春樹如是說〉，村上有如「春樹老師」，針對臺灣讀者提出的青春、戀愛煩惱以及關於村上作品的詢問一一親自解答。在全世界各地，臺灣讀者可說是最能與村上春樹共鳴的一群。

像這樣，臺灣讀者和村上春樹之間關係匪淺。

臺灣讀者接受村上春樹，是世界上為時最久、出版密度最高的，這現象是如何展開、如何達到現在的程度呢？本書是由「文化翻譯」的觀點出發，再以最新的翻譯理論及詳實的調查為基礎，饒富趣味地將臺灣獨特的村上春樹接受史描繪出來。閱讀了一章章歷經四分之一世紀的「文化翻譯」史，讀者應該能對八〇年代的民主運動、九〇年代的臺灣文化國際化，到現在的成熟的臺灣社會的臺灣史有新的體會，並能想像明日的臺灣文化樣貌吧。

我認為接受村上春樹文學的世界各地，今後將會盛行以村上春樹為中心的比較文學研究。本書是這個趨勢的先驅，也是個傑出的示範。

六年前，經過本書作者張明敏博士的指導教授林水福博士的引介，我認識了張博士。此後，她參與了東京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東亞與村上春樹」國際共同研究計畫，今年夏天也接受東京大學文學部邀請擔任外國人研究員（訪問學者），持續進行相關研究交流。張博士的村上春樹研究是臺灣「文化翻譯」研究的一環，而且是最優秀作品之一。我衷心寄予祝福。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於東京本鄉東大赤門大樓
（四十年前渡邊徹在小林書店嚐了綠親手為他料理
的肥肥厚厚很有份量的蛋捲的那一天）

研究緣起與基礎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定位

(一) 研究緣起

011

一九九五年，我在紐約接觸到村上春樹的作品。當時我不太懂日文，開始閱讀村上作品時並不是由英譯本著手，而是經由朋友介紹，開始閱讀賴明珠翻譯的《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後來陸續又讀了《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聽風的歌》等小說，也都是出自賴明珠的譯筆。

從那時開始，有個疑問在我心中盤旋不去：在臺灣，相信大部分的讀者也都是閱讀賴明珠或其他譯者的譯本，那麼當讀者表示自己在閱讀村上春樹時，到底應說是在閱讀村上春樹，還是在閱讀村上春樹的翻譯者賴明珠（或其他譯者）呢？這個疑問一直跟隨著我，也是導致我以「翻譯」為切入點探討村上春樹文學的原因。然而，「翻譯」不僅是語際的翻譯，還包括文化上的翻譯等議題。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村上春樹在臺灣掀起一陣風潮，由於出版社仍持續不斷推出新的村上作品中譯本，村上春樹現象至今似乎仍未消褪。再加上村上春樹二〇〇九年最新小說《1Q84》又刷新日本暢銷紀錄，兩個多月就銷售兩百萬本，想必也會在臺灣掀起新一波村上春樹熱潮。而大部分的臺灣讀者其實是閱讀村上作品的中文譯本，村上翻譯文學在臺灣同時涉及語

言層面的翻譯與文化翻譯的問題，不但形成了村上迷群，有許多臺灣作家也受到村上翻譯文學的影響。於是，我又產生了一個想法：經過翻譯的村上春樹作品，還能夠稱為純粹的「日本文學」嗎？

二〇〇七年七月的國中基測國文科試題中，有一題閱讀測驗選擇題以村上春樹短篇小說〈四月某個晴朗的早晨遇見 100% 的女孩〉為題¹。雖然翻譯文學在國文科測驗中出現並非空前絕後的事，例如印地安少年小說《少年小樹之歌》、中東詩人紀伯倫的《先知》、英國田園詩人華茲華斯的詩、美國詩人愛蜜莉·狄金森的〈我從未見過荒野〉都曾在基測中以文意、文句重組等題型出現（張錦弘，2008），但「日本文學」出現於國文試題卻是首見。此外，國文課本中也曾收錄翻譯文章，例如在一九七五年的國中國文課本第四、五冊中，分別收入了羅曼羅蘭的〈樂聖貝多芬〉、愛因斯坦的〈我心目中的世界〉²等等。但限於教科書的篇幅及形態，這些都以散文敘事為主，並無翻譯小說，小學課本裡以童話為主。而二〇〇七年在聯考中出現當代日本翻譯小說，〈四月某個晴朗的早晨遇見 100% 的女孩〉一文可謂開創了先例。

事實上，收錄這篇小說的短篇小說集《遇見 100% 的女孩》，是一九八六年在臺灣推出的第一本村上春樹短篇小說中譯本，卻直到一九九七年時報出版社推出《挪威的森林》新譯本時才登上了金石堂暢銷排行榜第十名；在誠品一九九七年的文學類排行榜中，《挪威的森林》、《遇見 100% 的女孩》則分別為第四、五名。這二十多年來細水長流的結果，二〇〇七年，《遇見 100%

1 這個閱讀測驗只考了一題。首先由〈四月某個晴朗的早晨遇見 100% 的女孩〉中節錄五小段重點內容，緊接著的試題為：根據這則故事結局，最足以描述作者心中感覺的是「錯過的惆悵」、「邂逅的喜悅」、「期待的焦灼」還是「失約的懊惱」？詳細內容參見《中國時報》2007年7月16日「教育超連結版(C4)」。

2 參見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網頁：<http://trc.nict.gov.tw/cgi-bin/gs/gsweb.cgi?o=dallcdr>。

的女孩》在村上作品中譯本裡的銷售量頗佳，累積數字達二十萬冊³，並出現在國中基測的國文科考題中。為什麼首次出現在國文科考題中的日本翻譯文學，不是諾貝爾獎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或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最受臺灣讀者歡迎的三島由紀夫的作品，而是村上春樹呢？這可能是反映了出題老師的個人偏好，「碰巧」選擇了村上春樹翻譯文學，其原因並不清楚，但對我而言這是個饒富趣味的現象。

將翻譯文學放在「國文科」的教科書或試題中，是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學史上的事件，就結果而論，我們可以如此解釋：翻譯文學已經屬於民族文學或國家文學的一部分了。以村上春樹為例，自從一九八五年八月賴明珠在臺灣《新書月刊》介紹、翻譯村上春樹作品後，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遇見 100% 的女孩》這本短篇小說集，成為臺灣、也是全世界的第一本村上春樹外文譯本。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當年在臺灣原本沒沒無聞的村上春樹，如今變成了一個「百分百」的日本當代作家代表。《遇見 100% 的女孩》在臺出版一年後，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在日本創下史無前例的暢銷紀錄，而一九八九年在臺灣出版中譯本，成了引爆村上春樹熱潮的一條導火線，這個文學事件發生之後，再加上出版社接二連三推出其他村上翻譯文學，讓村上春樹逐漸成為臺灣讀者最耳熟能詳的日本作家。

在此我必須回到問題的原點：透過翻譯，村上春樹才能被語

3 根據丁文玲〈臺灣迷村上 瞭若指掌研究少〉(《中國時報》2007年7月18日「綜合新聞(A8)」)之報導，村上春樹在臺灣最暢銷的前三名作品依序為《遇見 100% 的女孩》、《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然而，其中《遇見 100% 的女孩》是自 1986 年來累積了 20 萬冊的成績而拔得頭籌，嚴格說來並非暢銷，而是長銷。此外，這個排名是否正確或許有所爭議。根據王蘭芬〈葉美瑤 出版金手指〉(《民生報》2004年9月19日，「@書(A7)」)的報導，2003年初出版的《海邊的卡夫卡》，一年多就賣出 25 萬冊，若此數據為真，則早已超過《遇見 100% 的女孩》累積 20 萬冊之成績。但值得注意的是，《海邊的卡夫卡》分為上、下兩冊出版，此銷售量應是兩冊合計的數字。

言相異的讀者接受。經過翻譯的文學作品，以另一種語言在原著國家以外的地區被閱讀；在另一個國家之中，譯本的誕生，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原著的死亡。大陸學者謝天振表示，既然翻譯文學是文學作品的一種獨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國文學，那麼它就應該屬於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的一部分；翻譯文學就是本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1994:195-9）。我認同這種說法，並將於以下各節詳述謝天振的相關理論，然而在此它已說明做為翻譯文學的村上作品與做為日本文學的村上作品具有不同的意義。「翻譯文學」與「文學翻譯」，是兩個極不相同的概念，但在臺灣仍時常被混淆，或者說是未有明確的定位。因此，本書中也將透過村上春樹翻譯作品的討論來釐清它們的界限。

另一方面，到底是誰把村上春樹譯介到臺灣？出版社又如何把他推銷給讀者？讀者的反應如何？專業讀者的反應如何？……關於這些問題，我在翻譯研究學者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改寫／重寫」（rewriting）⁴的概念中獲得了啟發。勒菲弗爾認為，改寫／重寫的行為包括翻譯、編寫文學史、編選文集、評論、編輯等（1992b:8），由於「高級」文學（high literature）逐漸只限於在教育學術領域由專業讀者（包括文學教師、學生、研究者）閱讀，愈來愈多非專業讀者不讀作者寫的文學作品，而閱讀改寫／重寫者的改寫作品，例如譯作、改編、情節摘要、報刊雜誌的書評等，因此改寫／重寫者也就創造了作者、作品、一段時期、一種文類，有時甚至是整個文學的形象（1992b:3-6）。勒菲弗爾認為贊助人（patronage）也是操控文學系統的一大因素，包括出版商、宗教團體、政黨團體、報紙雜誌等出版系統。相對於改寫／重寫者這些專業人士重視詩學（poetics，又譯「文學觀」），贊助

4 Rewriting一詞，中譯有「改寫」、「重寫」、「再書寫」者，中文語意都無法完全表達rewriting之意涵。因此本書中一律以「改寫／重寫」譯之。

人通常注重文學的意識形態(1992b:14-5)。而整個文學系統就在專業人士、贊助人、詩學、意識形態的共同作用下，才能達成翻譯的改寫／重寫功能。因此，村上春樹文學譯介到臺灣，主要譯者賴明珠自翻譯之初的動機、採取的翻譯策略、翻譯規範為何？出版社為何接受當時在臺灣沒沒無名的賴明珠與村上春樹？如何行銷？讀者如何接受村上翻譯文學？評論者或學者又如何解讀村上翻譯文學？村上翻譯文學為何會在臺灣引發閱讀風潮？在臺灣形成的「村上春樹現象」與日本的村上春樹現象的異同為何？異與同的形成因素為何呢？

為了解答近幾年來我研究村上翻譯文學過程中萌生的種種疑問，我選擇以《挪威的森林》一書做為本書分析討論的主要樣本。首先，因為《挪威的森林》是在日本掀起村上春樹現象的暢銷書，進而引起世界各國讀書市場對村上春樹的注意。其次，就翻譯文學而言，臺灣有三家出版社相繼推出《挪威的森林》，而且都曾再版（刷）或改版，是研究翻譯現象的極佳實例。此外，《挪威的森林》或許可說是最被誤讀的一部村上作品，不但書名與村上援用的披頭四（The Beatles）原曲 Norwegian Wood 不同，而在日本初版時以「百分之百戀愛小說」、臺灣初版以「百分之百的性愛小說」的形象行銷，囿限了許多讀者的想像。《挪威的森林》在臺灣出版已屆滿二十年的現在，我認為重新檢視它在臺灣出版、被閱讀、演繹的過程，可以觀察到以《挪威的森林》為代表的村上春樹作品在臺灣翻譯與文化翻譯的種種面貌及其代表的意義。同時，《挪威的森林》出版後掀起了村上春樹熱潮，證明讀者也可以參與文學系統的改寫／重寫過程。

去年（2008），我有機會翻譯村上春樹本人的作品〈準經典小說——《漫長的告別》譯者後記〉⁵（收錄於《漫長的告別》，時報出

5 日文原題為「訳者あとがき——準古典小説としての『ロング・グッドバイ』」。